万家灯火

不做怨妇

伊 尹

薄暮时分，看见一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子，站在紫藤花长廊下，握着手机不停地向对方哭诉：“我还能怎么样，看在孩子的分上，我什么都忍了，他还是这样无情，我还能怎么样？”她的肤色黯黄，一束乱发潦草地扎在脑后，臃肿的身材，盛在暗红色的水桶长裙中，偏偏又随意穿了一双蓝色的皮鞋，这颜色混搭的，真是不好看，也许，她什么都做得很好，唯独忽略了自己，于是她的百般好，都跟着她的样子，一起黯然了。

很想走过去告诉她，能怎样的事太多了，首先，要把自己收拾漂亮，下一步，他不是你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

突然想起我读书时，同桌的父母一连几年都吵嚷着要离婚，有一天，我去同桌的家里，她的父母刚刚吵闹完毕，屋里一片狼藉，她的父亲摔门走了，母亲穿着一件洗掉了原来颜色的睡衣，一头卷发，乱得像鸡窝一样，躺在凌乱的床上不停地哭着，无人理她，她就数落给自己听，说那男人是怎样的无能，工资又是怎样的微薄。而我同桌，已经懂得照顾自己，正忙着在厨房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吃，母亲的眼泪，她见的太多，已成寻常，

有一次见她母亲少女时代的照片，瘦弱腼腆，眉目清秀，毫无烟火味，真是无法和她现在的模样联系一起，让人怀疑，果真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那琉璃一样不染尘埃的少年，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长大后，我的同桌宁可漂流在外，也极少回到那个亲情淡薄的家，一次见她笔下的素描，凌乱的背景里，临窗坐着一个寂寞沧桑的老妇人，活似她那半生都做着怨妇的母亲，心中一惊，原来少时的经历仿佛烙印，烙在她的心底。谈起她的婚姻，她笑道：“如果真有不爱的一天，不负气，不报怨，和气分手，也是很好的收场。”

很欣赏她这淡定的观点，也明白这样的淡定背后，是淬过了少年伤感光阴炼得的，因此，她不会和母亲一样再走相同路。

一切物体不可抵挡时间的洪流，事入眼帘，还会依次被冲走，得到手中，也要做好被带走的准备，幸福一生当然好，万一他给你带来失望与伤痛，何苦再浪费时间，去恨这人，和他争，和他吵？想法让自己活得幸福，才是最好的报复。

而时间也很仁慈，有一天，总会发现这些怨过恨过的光阴，早已成为时光随手带走的垃圾。

花季雨季

婚姻幸福的良药

高耀美

女友小菲已经是第二次离婚了，谈起婚姻，小菲悲伤地说自己福分浅薄，总是遇不到可以给她幸福的人。

说实话，小菲是个不错的女人，工作努力，生活勤俭，长相姣美。可是，眼瞅着众多各方面条件还不如她的女人们在自己的婚姻里幸福着，我也和小菲一样纳闷起来，为什么小菲就无法拥有一份幸福婚姻呢？

直到那天，办公室里那个婚龄最长的女同事说了一句话，我才顿悟了个中原委。女同事说，婚姻就是恒久的忍耐。已经二十年婚龄的女同事说，结婚前几年，跟婆家的人和自己男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习惯，于是彼此看不惯甚至相互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她都选择了换角度思考，把自己置身于对方的角度，让自己理解他们的举措，在忍耐中经营婚姻，婚姻也就越过越美满了。

想来，小菲的不幸就在于她对生活中的细节太较真了，对于婚姻反而浮躁起来，缺少了必要的忍耐。跟第一个丈夫离婚，是因为婆婆过多地插手小家庭的建设，使小菲不胜其烦。再加上丈夫微薄的工资连养活自己都有问题，更别提养老婆生儿子了，于是小菲越想越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此时，又有闺蜜热心分析，说什么离婚要趁早，别等到儿子生了自己老了的时候才离婚，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筹码去寻找新生活了。

于是，怀着“下一个会更好”的梦想，小菲迅速地离了婚，并很快找到了第二个丈夫。第一个丈夫有的不足，第二个丈夫都没有，但第一个丈夫没有的缺点，第二个丈夫几乎都有。这第二个丈夫嗜烟酒、打老婆、懒惰、小心眼儿、小气，虽然有车有房，小菲却觉得生活过得比第一次婚姻还沮丧。

忍无可忍的小菲选择了第二次离婚，现在的她经常会后悔第一次离婚太草率，她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会选择在第一次婚姻里忍耐下去，直到云开月明。

是啊，婚姻就像一双新鞋子，你刚穿上脚的时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但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鞋码错误，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得合脚舒适。如果轻易地丢下一双鞋，去寻找下一双，可能问题会越来越多，当同时穿上鞋的人已经适应了自己的鞋时，你却还在寻找新的下一双。

婚姻需要恒久的忍耐，无数美满的婚姻都是恒久忍耐的结果，耐心地维护一段婚姻，不轻易放弃，忍耐对方无伤大雅的生活习惯与做事方式，忍耐婚姻里的不完美，就是婚姻幸福的良药。

人在途中

随遇而安

崔 立

过完春节没几天，我就住院了。是一个小手术，却困扰了足足一年多，原本我是不准备开刀的。因而我找了个专家，吃了一年的中药。只希望能把我的病症给吃好。不过可惜，因为我的肠胃问题及其他一些因素，我的病一直反反复复不见好转。最后，专家都摇了头，说，要不，你开刀吧。

听到开刀，我汗都下来了。活了几十年，说实话，记事以来，我都没住过医院，更别提开刀动手术了。还有以往在电视里看到的，种种手术室中的意外，都让我骇然不已。而且这个手术后，据说每天都要换药。一个黑龙江的朋友说，他们那里动完这种手术，换药如同上刑，起码要一个月，但她说，你就当自己是江姐吧。我苦笑，说，若是江姐也天天换药，估计早就招了。想想，不开不行，最终，我还是咬咬牙，只好上了。这完全没有选择了。

手术一周后。疼痛感渐渐少了。便在医院开始了生活，也不能多出去走动，只能在病房的楼道中走来走去。也不能回家，每天早晚要换两次药，还要照光，回家不方便。换药也没有朋友说的那么疼，有时换完药还觉得痒痒的，怪舒服。每天站在护士台前，或观望，或聊天。医生、护士也没印象中的那么冷漠，没事还能开上几句玩笑。看当天晚上有谁需要灌肠，第二天谁就要动手术了。看到灌完肠的人，托着屁股，急匆匆地往病房的卫生间跑。就笑，盯着他（她）远去的背影放肆而大声地笑。

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大部分的日子，都像是在疗养。没有想象中的嘈杂，或是脏乱。医院很干净，比家里还干净。没有电视，少了网络，也不觉得无聊。一个病房6个人，没事就对着谁调侃一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时间就像是上了发条似的。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半天，一天，也就过去了。

出院的日子到了。以前是胆战心惊的不想去住院，现在反而有些离不开医院了。那些熟悉的人或物，反而让我有点舍不得。不明白，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人有时候，还真是矛盾的动物。

有时候我想，有些东西，不是你想不想经历的，而是你必须要去经历的。也许，你经历了，或许会感受到另一种美好和真实。

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珍惜，珍惜人生接下去的每一条路，无论是幸福，或是坎坷。往往幸福中充满了苦涩，坎坷中也充满了欢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与其伤心痛苦地来面对，还不如微笑轻松地去迎接。

套用最近比较走红的《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书名来说，随遇而安。

本版插图 涛 涛

心灵驿站

女人四十

刘 锴

经历了花红柳绿，阅遍了桃枯李荣，四十岁的女人常以“过来人”自视，待人接物应付裕如，说话办事八面玲珑，在亲情、友情、爱情、人情、世情之间闪展腾挪，更显风姿绰约，仪态万方。

女人四十重亲情。“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女人四十，已为人妇、人母，亲身体验之后，愈加珍惜亲情。“一番相见一番老，难得几世为弟兄”，在亲情的环绕之下，女人四十如沐春风，天高地阔，感受着世间的美好，体味着亲情的温暖。

女人四十重友情。女人四十，贝多芬的叮咛言犹在耳：“人生没有友谊的滋润，便是一片荒漠。”于是，“婚前好友”、“闺中密友”、“婚后诤友”统统地“普遍联系，重点发展”，闲时短信问候，巧时酒桌相逢，闷时电话倾诉，乐时携手逛街。朋友林林总总，四十女人读得一纸透明：禀性、爱好、口味等等诸般，了如指掌。在友情的滋润之下，四十岁的女人活得精神愉悦，健康向上，操持稳重，心态阳光。

女人四十重人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女人四十虽然因事务繁忙、家事繁琐、俗务缠人而无暇涂鸦，却也煮得一壶浓郁人情咖啡。曹冲七岁称象，女人四十称人情，孰轻孰重，送花塞钱，男人不懂，只管听女人的便是了。依令而行，准保无差——女人四十，家中一宝呢！

女人四十重爱情。女人四十已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对爱情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悟。四十岁女人的爱情观有些匪夷所思：不谈爱情。她们很少在人前人后谈论爱情，因为她们的婚姻大戏已上演多时，剧情已经洞悉，所以她们把自己的爱情深藏不露，深信“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用平凡的日子和悉心的呵护，来青葱属于平民的爱情之树。

女人四十，最最看重五门“功课”。一曰健康。健康为1，诸事为0，1之不存，0们焉附？二曰梳妆。女人四十如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是故，女人四十，或素面朝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或眉间淡施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素手纤纤，女儿本色，自然是魅力一族；轻妆淡抹，勾勒年华，却也不失红颜风韵。三曰书卷。四十女人，存诗书于胸襟，必如佳酿，回味悠长，韵味无穷。四曰休闲。女人四十，可以旅游，踏遍三山五岳，泛舟江河湖海，爱情真谛自然悟出：此生只为好风景而停留！可以K歌——在老歌遥望过去，在新歌中憧憬未来，K歌可以让四十女人懂得：“绽放的，凋零的，都很美丽；爱过的，恨过的，都是幸福！”

世相百态

敏感的灯泡

侯焕晨

楼道的第一个声控灯坏了，推开楼门，无论你发出多么大的声音，灯寂寞地挂在上面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楼的王叔说找物业，物业会派人修理的。

王叔对门的李姨同意王叔的意见。

二楼三楼的住客也坚决支持，因为每个人下班回家都需要那一片光明。

王叔打电话了，物业说第二天派人来。

可第四天了物业还没来。

李姨抱怨，这是什么物业啊，一点不把居民的事当回事。王叔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说物业那帮人得过且过能糊弄就糊弄过去了。

楼上的人非常赞同李姨王叔的说法，大家举例说明慷慨陈辞，说到日落西山，最后各自满足地去了。

物业还是没有来。

第二天来了个收废品的老头。一楼的门开着，可是灯不亮，光线还是很暗。老头看了看头顶那只发不出光亮的灯，伸出脏兮兮的手碰了碰灯泡，哇，真神奇，灯竟然亮了。接触不良，接触不良，老头嘴里念念叨叨顺手拧紧了灯泡。

王叔李姨注视老头的目光很惊讶，老头利落地收拾好一堆旧报纸，推开门走了。

那只灯恢复如初了，它真敏感，只要你发出一点声音，它便回送你一地光明。

人生感悟

爱情的模样

张军霞

大学毕业后，她和他一起踏上婚姻的红地毯。从小娇生惯养的她，每次去公婆家，总有些笨手笨脚的，不是菜炒咸了，就是油放少了。

看看婆婆皱起眉头，勉强下筷的样子，她更加手足无措，他却抢上去，把她烧的菜端到自己这边，吃得狼吞虎咽。

原来，爱情就是，在外人面前维护你的尊严，掩藏你的缺点。

她业余喜欢爬格子，几年下来，文章在全国的杂志遍地开花，慢慢地也出了几本书，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中，都有了很多的“粉丝”，稿费单更是雪花一样飞来。

她有些得意，他却总是淡淡的，从来不肯多夸她一句。

有一段时间，她的灵感枯竭，心情郁闷，他却跑到旅行社给她报名，让她去看海，去散心。

她犹豫着说，万一，万一我以后再也写不出好作品呢？

他轻轻地拥她入怀说，傻瓜，我不管你写了多少，发表了多少，那只是些冰冷的数字，而我，只想要你做个简单、快乐的小女人。

原来，爱情就是，当你成功时，他不肯锦上添花；当你失落时蓦然回首，却发现他的呵护却从未远离。

因为工作，她常常熬夜，他听人说喝蜜水对身体好，就千方百计跑去买最纯正的蜂蜜，路再远也不嫌辛苦；她从小体弱，特别怕冷，一到冬天，他就会早早地准备好热水袋，这样，每天无论多晚休息，被子里总是热乎乎的。

原来，爱情有时候，就是一杯甜甜的蜂蜜水，一个暖暖的热水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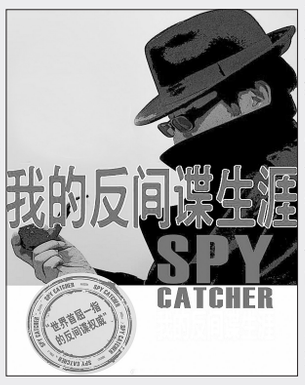
下雨了，她想起小时候，总是光着小脚丫，在水里踩来踩去，一朵雨花，就会溅起一串笑声，于是，一时心血来潮，她要出去淋雨。他也追了出去，陪着她一起，在雨天里，边走边唱。

原来，爱情就是，有一个人，在漫漫人生之路上，无论何时何地，一路上，都紧紧地牵着你的手。

我严厉地对她说：

“你的脚不像是在六个星期里走了差不多一千公里，鞋底差不多磨得像纸那么薄的人的脚，相反，却细嫩得像婴儿的脚一样。小姐，你不是用这双细嫩的脚，而是坐在德国汽车里，舒舒服服到里斯本的吧？”

迪克特拉小姐被打垮了，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还想说什么，但是我默不作声地、带着嘲弄的神情望着丝袜里那双小巧的脚。



她最后供出了实情。她爱上了一位德军中尉，答应为他们工作，德国人已经知道蒙毛斯公爵要飞往里斯本执行国际红十字会的一项使命，而且知道他在女性方面的弱点以及战前他在荷兰有不少贵族朋友。得如这些细节之后，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十分精密的计划，为迪克特拉小姐和他的邂逅做了安排，而这位小姐又说同公爵的一位朋友早有交往。

不久前，逃亡的通道遭到破坏，安东和比利在里昂以南被捕。迪克特拉小姐说她在通过荷兰时一直陪着这两个人，掌握有德国情报局的情况，她就得到了公爵的好感。一旦在英国受到盘问，还准备好了说词。德国情报局估计到公爵会为她作保，讯问必然会不了了之。假如运气稍微好一点，完全可以实现其狡诈的计划。

我让人把公爵和基地司令叫来。公爵来到时还在指手画脚，十分激动。我打断了他的话：

“你的同伴，你家的世交，刚刚供认她是为德国人效劳的。她必须在这儿写下供词，再签上字才能离开。阁下可能被指控为同谋，但我不想拘留你。你可以走，不过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直到事情完全弄清为止。你的护照被扣留了，未经允许，你不能离开伦敦。”

房间里出现了炸弹要爆炸的紧张气氛，但是，炸弹终于没有爆炸。公爵羞愧地离开了，他已经知道，爱莫能助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迪克特拉小姐没有受审，法律上对她的起诉不值得渲染。也许有影响的人士认为，把一个贵族成员牵进一桩间谍案中不大合适。迪克特拉小姐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被隔离，战后才被遣送回荷兰，因叛国罪而受审。

公爵本身是完全无辜的，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帮助一名间谍，像许多人那样，他被一个“漂亮的小脸蛋”和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弄得神魂颠倒。不过，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完）

译林出版社出版

26

连 载

昨晚前来拜访泷良精的那两个体格健壮的男人究竟是谁？他们好像吵了架，可究竟是为了什么？

添田猜测，泷突然逃离东京，躲到浅间温泉，与这两名男子的访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两名男子追踪来的那个晚上，泷良精决定退房离开。他并没有回到东京，而是选择了比浅间温泉更为偏僻的奥蓼科作为藏身之处。

泷一定是嗅到了某种危险。他之所以匆匆逃离东京，肯定也是因为恐惧！

这种恐惧，也许与他将久美子介绍给笹岛画家当模特这件事有关。也就是说，笹岛画家的自杀也好，泷良精的逃难也罢，都源于久美子。当然，并不是久美子本人，而是她的父亲野上显一郎！

“有人在威胁泷良精！”

添田在茅野站下了车，又打车前往泷良精下榻的旅馆。

这座旅馆有三层楼高，规模还算大。添田当即掏出了泷良精的照片询问服务生。

“这位客人的确住在我们旅馆。”女服务生看了看照片回答道，“不过现在不在房里，他散步去了。”

添田决定自己出去找寻泷的踪迹。他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沿着坡道向上走着，看见了一家吃茶店。

这时，一条岔路上闪过泷良精的身影。直到添田走到他身边，泷良精才发现来人竟是添田。他大惊失色，眼睁睁地看着添田步步逼近。

添田鞠了一躬，走近泷。

“泷先生，您好。”

“……”

泷半天没有吱声。看来他吓得不轻，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原以为您在浅间温泉，就找了过去，发现您不在，就立刻赶到这儿来了。”

泷阴沉沉地迈开步子，脸色有几分惨白。

添田和泷沿着宽敞的红土路缓缓下坡。

“你找我有什么事？”泷平静地问道。

“听说您辞去了世界文化交流联盟的工作？”

添田知道这一次泷已无处可逃，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提问了。

“我问你！”泷突然提高了嗓门，“这种事儿还能成新闻么？我辞去联盟的工作这件事，值得你一路追到这儿吗？”

“值得！您对联盟的工作一向满腔热情，也把联盟的业绩苦心经营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您，居然会如此突然地辞职，而且事先没有和其他理事商量，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

泷又默不作声地走了起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泷轻声说道，“只是累了而已，想休息休息，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泷先生，”添田赶忙说道，“这样也应该和联盟的主管们商量商量啊，我觉得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不打一声招呼，自说自话地辞职的。在我们看来，您这次是把辞呈甩给了联盟。”

这句话让泷有了反应。泷的脸上现出动摇的神色。

“你这话当真？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还请您把辞职的具体原因告诉我。”

“我只是累了而已。”泷依旧不肯松口。

“泷先生，您认识笹岛画家吗？”

添田不动声色地瞥了泷一眼。对方的神色看起来十分紧张。

“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泷低声回答。

“报社的前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您知道他去世了吗？好像是在您出发之前……”

“我知道，我在浅间温泉的旅馆看了报纸。”泷的嘴唇紧抿，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出回答。

“是吗……想必您一定很吃惊吧？”

“那是当然。那可是我的朋友啊……”

“有人说笹岛先生不是病死的，而是自杀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他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我出发来到这里之前，搜查当局也没有头绪。泷先生，您既然是笹岛先生的好朋友，肯定有线索吧？”

“没有。”泷从口袋里摸出烟，回答道，“我和笹岛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怎么会知道他为什么自杀。”

无法说出口的秘密

空气清新澄澈。远处山峰的褶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笹岛先生的死存在着疑点。”添田说道，“在他作画的三天里，笹岛先生特意让家里的女佣不要去上班。这可真是怪了，既然叫来了模特，不是更应该让女佣留下来招待客人吗？为什么不让她去上班呢？”

泷良精一脸痛苦地听着。

“还有一件怪事。笹岛先生为那位姑娘画了八张素描，可是他去世之后，那些画却全都不见了，仅留下一张画到一半的。画家很喜欢那位模特，想必那些画肯定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把画撕毁。这就说明，画是被人偷走的。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人偷走这些画呢？”

“那位模特是我介绍的。”泷忍无可忍，主动道出了实情，“素描丢了这件事是真的吗？”

添田装做刚听说这件事的样子：“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原来还有这样的联系……这位小姐，是您在工作中认识的吗？”

“不，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

“那这位老朋友认识笹岛先生吗？”

“和笹岛没关系……那人已经死了。另外，我劝你最好不要再查这些无聊的事情了！”泷带着些许愤怒的语气说道，“笹岛是我的朋友，我不想让他变成你们挖掘新闻材料的对象！”

“是吗？”添田平静地回答，“新闻，就是要不断追求真相。不让事情不了了之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您是我的前辈，我在您面前说这些可真是班门弄斧，不过我觉得您应该是能体谅的。”

“这我明白。”他恢复了平静，“人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谁都有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活人还有权利辩解，可死人就没有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年轻的记者追问道。

“添田，这世上有许多难事。有些人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死了……我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这样的秘密。然而我现在还不能说。总有一天……等我快死了，也许就能说了吧。眼下我还死不了，没事。你看——”泷举起手，“我正在如此美丽的乡间散步，深感生命之美好。添田，我还死不了呢。你要盼我死，估计是没希望了，你还是把这件事给忘了吧。”

那并非之前冷淡的泷良精。此刻泷对年轻晚辈的关怀，如秋日暖阳一般细腻无声。

14